



车窗外的风景

■ 文/陈鹏飞

同行的好友说，动车从四川开往贵州，一路上两旁的风景都不错，值得一看。想想也是，这两个省本来就风景秀美而著称，于是，初来乍到的我，便充满期待。

车一出成都南站，便开始加速，那风、那铁轨、那天上的云都在努力向后扯，可动车根本不理会，很快就以每小时三百公里的速度向前冲。只是它这一冲，便让车外的那些护栏、树木、杂草和山体飞速向后退，紧靠窗边的草木则模糊成了一团，根本看不清个体，好在，稍远处的茅草还模样清晰，更未曾想，这初冬的十一月还正是它们的好时节。

这里的茅草恣意地长着，旺得很，多得是，想来，漫山遍野应当就是这个味道。人坐在车里，自然无法摸得到那茅草，却可能感觉到它们的茎秆比人的拇指要粗，个头也要比自己高许多，而最吸引人眼球的，则是它们上面可达半米的花束，形同纺锤，白若棉花，蓬松柔软，随风摇曳。或许是这列车飞驰的缘故，我突然感觉这些茅草很像是一支支将要射出去的箭，不知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时候，是否用过它们，如此便可省去“草船借箭”的麻烦。

随车观景，不用担心单调。眼里不时有村庄钻进来，其实，很多时候根本算不上一个“庄”，不过就是几个两层高的平板房或是几间传统的尖顶农房散落在山间，一晃而过也没多少看头，倒是常常能看到炊烟在房子附近缭绕，瘦瘦的像条丝带，长长地悬在

半空中，由于有山体作为背景，这样的风景别具乡愁。

沿线最多的还是山。按说，川贵地区的山一般都不会矮，可坐在车里，你真的感觉不到它们的高大与挺拔，真正让你印象深刻的，是它们的连绵不绝，一山接着一山，一峰越过一峰，更让人心生感想的是，虽然距离颇远，可立于山巅的一个个高架铁塔却清晰可见，遗憾的是看不清塔与塔之间的电缆，可你却心知，正是它们细柔地穿行带给这千里大山以无尽活力。

窗外最养眼的，还是色彩。山林之间被整出一片片土地，或是平坦，或是岗坡，无一例外地都种上了青菜，虽说一眼看上去都是绿的，可，碧绿、深绿、嫩绿你还是分得一清二楚，甚至还会想起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这句诗，而使这种感觉更美好的是，在这快速后退的景色之中，我竟抓到了一个镜头，那是一块田头上一株树形庞大的三角梅，感觉要远超江南地区盆栽品种的好几倍，满树红艳，花枝招展，虽是一闪而过，可却一下子印刻在心，既为冬日里的这道靓色，更为种这花和辛勤种这菜的人们。

车进贵州境内，突然见到了顺着山底在那儿静静流淌的小河，瞬时充满喜悦。河水清澈得很，也顽皮得很，非缠着河道中间的一个大石块不放，不光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，还非给平滑的水面上弄几个大漩涡，我不知道那哗哗的水流声到底是欢快还是碰撞后的悲伤，不过，也不用去多

想，耳朵中此时听到的只是那奔腾向前的车轮声。

如若没有阳光，一路看风景，想必大打折扣，可这一次，阳光偏偏足得很，从发车时就紧紧追随，除去经过隧道，一秒钟都不曾离开，还调皮地穿过车窗，钻进车来，跑进我的眼睛，润进我的心，令人舒适，不由地让我想起，大学第一年寒假乘火车回家时看到的风景。

那时，还是蒸汽机车。火车一路向东，正逢太阳刚刚升起，真是一轮红日，光芒万丈，天空蔚蓝，空气清新，麦苗青绿，沿线村庄上早起的人儿也不多，似乎还听见了公鸡的打鸣声，一副春节临近、幸福安康的模样。火车司机知道每位乘客都急于同父母团聚，便不时加大“油门”，随之而来的是一大团一大团的蒸汽从我的眼前飞过，还伴随着呜呜的鸣笛声加油助威，那种心情，真的无法用语言表达。

年轻时候看车窗外的风景，是一种清纯、发自内心的快乐，转眼到了中年，这风景之中，更多了一份成熟与平静。

或许，人的心情，才是最美的风景。



楼梯道的灯光

■ 文/吴炳辉

老小区改造，楼房不仅平顶改坡顶、粉刷外墙，同时还更新公用的水、电、气管道，连楼梯道的照明灯也都重装。

既是老小区，一幢幢楼房的楼龄都有了年头，当年入住的年轻人刚结婚，后来生伢子……现在都已到了退休年龄，人老楼更老，外墙风化斑驳，台阶缺损，楼梯道别说没有灯泡，就连当初装的灯座开关也早就没有了踪影。

我住过几个老小区。有时下班迟，有时晚上出门办事，到夜里回家时经常是七点钟以后，此时进入楼梯道，得抓扶手或靠着墙在黑暗中摸索探步。

当然也有不摸黑时候，就是碰运气，看在楼梯道入口处碰到谁。

我曾住过一座老公寓，夜里回家的人不多。但常碰到一个中年人，听房东说是做小生意的，姓刘，他带着家眷，没看见有小孩。碰到老刘，他朝你看一眼，会客气的点一下头，然后便放慢脚步，谦恭的让你先上楼。如果你也谦恭，让他先上楼，他会在瞬间犹豫一下，然后就踏上楼梯，你跟着他，他先到三楼家

门口，会很快的掏出钥匙，开门，他家里有人，肯定有灯光从小客厅里照上来，就在你加快步子想趁亮多上几级楼梯时，老刘已闪进门，“嘭”的一声关门，灯光就成了无数碎片从眼飞前走，楼梯道顿时比原先黑得更深沉。

后来住一座公寓楼，那个单元也是三楼，住着进城打工的一家，他家有男孩叫小毛头，大概是在爸爸或妈妈工作的地方吃过晚饭，抑或上个小课什么的，常在很晚的时候在楼道口碰上我。他从暗影中出来的时候身上总有什么金属的小物件在响，是钥匙还是书包上的扣子弄不清。在路灯的灯光下他仰起灰扑扑、油光光的小脸，朝我一笑便是打招呼。他的眼睛始终明亮，尤其在楼梯洞里。他总是抢在我前面走，咚咚的跨上楼梯，脚步声伴着叮叮当当金属的声音。多数情况是家里还没有人回来，他利索的开门，随即灯光就照出来了，照的楼梯道清清楚楚。我借着他的灯光上去一层楼，再上一层楼到家。每次小毛头都在门口磨蹭，他家的门半开着，等我到家开门、开灯了，楼

下面才响了一声关门声，那不是用力推上门，而是用手转动门锁把手，轻轻地关门。这样碰到几次，我终于悟到小毛头在他家门口所谓磨蹭，是为了让他家的灯光照着楼上楼。

现在老小区经过改造，公寓的楼梯道上都装上带乳白色灯罩的节能灯，且开灯是由声音控制。

我知道对电灯的自动控制有多种方法，如定时控制、光控，也可以声控等等。定时控制是用定时器设置开和关的时间；光控，就是根据自然光的强弱确定电灯的开或关，常用于街道路灯；声控，主要是根据声音控制电灯开和关，如在楼梯道上，有人上下楼，脚步声一响就开灯，灯开后延时一定时间自动关灯，但是，如果是小孩、老弱病人，脚步太轻、声音太小，可能就没有反应了，那时要灯亮就得跺脚或大声咳嗽。这些控制方法都是科技成果，都有一定的优越性，开启的灯光都比小毛头家亮许多，但是，小毛头的灯光里有一种最宝贵的元素，那就是对别人体贴入微的心意，就是让人念兹在兹的温暖。

回忆父亲

■ 文/张伟清

三岁丧父步履艰，
温饱无着两袖寒。
孤伶寄养遭歧辱，
风雨漂泊度童年。

年少志坚纺技钻，
无锡固始才华展。
半生办厂报乡亲，
执着慈善气如山。

立冬

■ 文/解志忠

风不再温柔
无情收割枝头的黄叶
水不再丰盈
搁浅歇不走的忧伤
芦苇用一头白发
向秋天作别
银杏如雨，
滴不完青春的感伤
却用片片橘黄
点亮世人的眼眶
立冬之后
雨水让人冷静
雪能掩盖世态炎凉
唯有你的微笑
胜过红枫，
胜过那一缕冬阳
足以慰藉
心中蜷缩的悲凉

贺赞酒海街社区 孝慈健身运动场落成

■ 文/祝诚

此地原是一高山，
上山看行滑渠船。
愚公移山建宿舍，
可惜空斗欠安全。
职工安全第一，
政府拆迁来安排。
留下一块抛荒地，
杂草丛生垃圾堆。
一不卫生二难看，
周围百姓有怨言。
民有所求必有应，
各方协调解难题。
而今改建运动场，
周边百姓乐翻天：
塑胶平铺不怕水，
晴雨两用天天练。
两张乒乓球台桌，
两人一组可对练。
还有器械十几套，
全身上下全练遍。
如果晚上来锻炼，
光伏照明都看见。
四周还可走或坐，
舒舒服服小半天。
冬阳暖心身更暖，
幸福健康度晚年。
感谢政府办实事，
社区百姓笑开颜！